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五回 書房比武逐義士

卻說鮑金花悄悄的來至前邊，到駱宏勛宿房以外。見房內燈火尚明，而房門已閉，怎能看見駱宏勛之面？欲待推門，男女之別，夤夜恐礙於禮；欲待轉回，又恐他明日赴杭，則不能相見。因多飲了幾杯酒，面皮老些，膽氣大些，上前用手推門，竟是關著的。且說駱宏勛自鮑老兒去後，在房中坐下，想起今日之事好險！若非贈金一舉，今日落在他家，怎能保全性命？以後出門，勿論水陸，務要認人要緊。又想道：“這鮑老兒世上人情無一不通，及至談論，且長人學問。”想了一會，起身將門門上，坐在床邊卸脫鞋襪。正脫下一隻襪子，祇聽房門響亮，似有人推門。忙問道：“何人推門？”鮑金花答道：“是我。”駱宏勛聞得婦女聲音，心中驚疑，自道：“聞得鮑老家祇有父女二人，其餘者皆婢奴也。今夤夜到此，卻是何人？”又問道：“我已將睡，來此何事？”鮑金花道：“奴乃鮑金花也。聞得駱大爺英勇蓋世，武藝精奇，奴家特來領教！”宏勛聞得是鮑姑娘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將脫下的那隻襪子又穿上，起身將衣服整理整理，用手將門開放。鮑金花走進門來，將駱宏勛上下一看，見他真個好個人品模樣！怎見得？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虎背熊腰丈二軀，堯眉舜日貌精奇；

今朝翩翩佳公子，他年凌閣定名題。

駱宏勛舉目一觀，見鮑金花生得不長不短，中等身材，其實生得相稱。怎見得？亦有幾句詩贊為證，詩曰：

淡掃梨花面，輕盈楊柳腰；滿臉堆著笑，一團渾是嬌。

鮑金花進得門來，向駱宏勛說道：“拙夫蒙贈重金，我夫妻衷心不忘。今特屈駕草舍，以報些須，大爺請台坐，受奴家一拜！”宏勛道：“向與濮兄初會，不知鮑府乘龍，多有怠慢；毫末之助，怎敢言惠。今蒙老爹盛饌，於心實在不安，‘叩拜’二字何以克當。”宏勛正在謙遜，鮑金花早已拜下。宏勛頂禮相還，拜過之後，兩邊分坐。鮑金花道：“今大駕到舍，奴特前來，一則叩謝前情，二則欲求一教，不知大爺吝教否？”宏勛道：“尊府乃英雄領袖，姑娘武藝精通，怎敢班門弄斧！”鮑金花道：“久聞大名，何必推辭。”鮑金花舉目看見書房門後，倚著兩條齊眉短棍，站起身來用手拿過；遞與駱宏勛一條，自持一條，諄諄求教，駱宏勛不好推辭。此時正是十月中旬，月明如畫，二人同至天井中比武：你來我去，你打我架。他二人此一番，正是：英女卻逢奇男子，才郎月下遇佳人。正是男強女勝，你夸我愛。比較多時，駱宏勛暗道：“怪不得伊父稱他頗通武藝。我若稍怠，必被這個丫頭取笑。諒他必是瞞父而來，今日此戲何時為止？不免用棍輕輕點他一下，他自抱愧，自然回去了。”躊躇已定。又比了片時，駱宏勛覷個空，用棍頭照金花左手腕上一點。一則宏勛也多吃了幾杯，心中原欲輕輕點他一下，不料收留不住，點得重了些；二則鮑金花亦在醉中，又兼比跳一陣，酒越發涌上來了，二目昏花，不能躲閃。值駱宏勛來，不閃不躲，反往上迎去，祇聽嬌聲嫩語，道聲“娘啣！”手中之棍不能支持，掉落在地，滿面通紅，往後去了。駱宏勛連忙說道：“得罪！得罪！”見鮑金花往後去了，自悔道：“他女子家是好佔便宜的，今不該點他一下。倘明日伊父知之，豈不道我魯莽？”遂將鮑金花丟下之棍拾起來拿進房，倚於門後，反手將門閉上，在床邊自悔。

且說鮑金花回到自己房中，將手腕揉搓，手上疼痛不止。燈下看了一看，竟變了一片青紫紅腫，心中發怒，道：“這個畜生好不識抬舉！今不過與你比試玩耍，怎敢將姑娘打此一棍。明日他人聞知，豈不損了我之聲名。”恨道：“不免乘此無人知覺，奔前邊將這個畜生結果了性命，省得他傳言。”遂拿了兩口利刀，復奔前邊而來。

看官：這鮑金花自幼母親去世，跟隨父親過活，七八歲上就投師讀書，至十三四歲時，詩詞歌賦無所不通。因人大了，不便從師，就在家中習學女紅針黹。他父親鮑老乃係江湖中有名水寇，天下來投奔他者多。凡來之人不是打死人的凶手，即是大案逃脫的強盜。進門之時，鮑自安就問他，會個什麼武藝？或云槍、云劍，都要當面舞弄一番。鮑金花在旁，父親見有出奇者，即傳他。那人知道他是老爹的愛女，誰不奉承？個個傾心吐膽相授，因此鮑金花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。今日若非酒醉，駱宏勛怎能輕取他之勝！他心中不肯服輸，特地前來。此一回來非比前番是含羞偷行，此刻是帶怒明走。駱宏勛尚在床邊坐著，祇聽得腳步聲音，又似婦人行走之態，非男子之腳步，心內猜疑，道：“難道是這個丫頭不服輸，又來比高低不成？”正在猜疑，祇聽房門一聲響亮，門門兩段，鮑金花手持兩口明晃晃的刀，闖進門來，罵聲：“匹夫！怎敢傷吾！”舉刀分頂砍來。

幸而駱宏勛日間所佩之劍臨晚解放床頭，一見來勢凶惡，隨手掣劍遮架。駱宏勛跳到天井，一來一往，鬥夠多時。駱宏勛想：“怎麼我這等命苦至此，出門就有這些險阻！他今倘若傷我之命，則死非其所；我若傷他，明日怎見伊父？”祇見鮑金花一刀緊是一刀，駱宏勛祇架不還。自更餘鬥至三更天氣，駱宏勛又想道：“倘若廂房裏余謙驚起，必來助我。那個冤家一怒，祇要殺人，那有容納之量！不免我往前院退之，或者女流不肯前去，也未可知。”且戰且避，退出兩重天井，到了日間飲酒內廳。鮑金花哪裏肯舍，仍追來相鬥。駱宏勛看見客廳西首有一風火牆頭不高，不免登房躲避，諒他必不能上高。遂退至牆邊，跳上屋上。鮑金花道：“匹夫！你會登高，諒姑娘不能登高！”也將金蓮一縱，上了房子賭鬥。駱宏勛跳在這廳房屋上，鮑金花隨在這廳房屋上；駱宏勛縱在那個房屋上，鮑金花也隨上那個屋上，計房屋也跳過了四五進，到了外邊群房。真個好一場大門，刀去劍來，互相隔架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刀劍寒風耀月光，二人賭鬥逞剛強。

宏勛存心惟招架，鮑女懷嗔下不良。

且戰且避，駱宏勛低頭望下一觀，看見房後竟是空山。祇見山上茅草甚深，自想道：“待我竄在草內隱避，令他不見，他自然休歇。”遂將腳一縱，下得房來，且喜茅草雖深而稀，遂隱於其中。鮑金花纔待隨下，心內想道：“他隱於內，他能看見我，我卻看不見他，倘背後一劍砍來，豈不命喪他人之手？”說道：“暫饒你這匹夫一死！”見他從房上跳進裏邊去了，駱宏勛方步出草叢。道：“這是那裏說起！”欲待仍從原房上回去，又怕那個丫頭其心不休。約略天已三更餘，不若乘著這般月色，在此閑步，等至天明，速辭鮑老赴杭州為要。但不知此山是何名色？且听下回分解。